

# 韓國情懷



插圖：MEILO SO

一報中

蔡瀾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  
逢周日刊登

韓國友人問我：「你來過多少趟？」  
「至少一百次。」我回答。

是的，數不清的，我和韓國結緣，從當學生時背包旅行開始，後來又自己去玩了，再下來是為工作。當年拍電影，遇到有雪景時，製作費大的就去日本，低的便去韓國了；在首爾附近的雪嶽山，我到過不知多少回。加上亞洲影展，把香港電影的版權賣去，去那裏拍旅遊節目，後來帶旅行團等等等等，真的上百次絕不出奇。

和一個地方結緣，也要看運氣，我每次去的經驗都是好的，結交的朋友，更是有趣的居多。對於他們的食物，我瞭若指掌，非常非常地欣賞，回到香港兩三個星期不嚐，便渾身不舒服。這幾天假期，太遠的地方不去，也到九龍城的一家叫 Kim's Garden 大喝馬歌里土炮，大吞 Kimchi，才大呼過癮。

對韓國的這種情懷，不是經過長時間，是培養不出來的。前幾天寫文章，提到初次去當年的漢城，結交的一群山東朋友，更勾引出許多難忘的往事。

當年在日本有個同學叫王立山，我在邵氏駐東京辦事處工作時，也就請他來當助理。王立山是位韓國華僑，姐姐還在漢城開館子，那時候的華人，幾乎都是賣炸醬麵的。和王立山飛抵金浦機場後，白天到處玩，晚上就在館子裏的餐房打地鋪。

王立山的一群老朋友都來請我們吃飯喝酒，印象最深的一個斷臂的畫家，一個在電台工作的鞠伯嶺，另一個也是開館子的老曹，大家說的國語滿口山東口音，把「吃」說成「喫」，年輕人沒有苦惱，一切以「喫之」解決。

五十多年前的漢城，人民窮困，衣服還是破爛的，這群友人算好，都穿得光鮮，帶來的韓國女朋友也都長得高大漂亮，不過沒有錢去整容。

到百貨公司新世紀，裏面的女售貨員都精挑細選出來，那是要得到一份工作都是不易的年代。在街上走走，也發現美女比東京來得多多聲。

「怎麼樣，喝杯咖啡去吧？」對外國人感到好奇，很容易說服。韓國女人比男人多，韓戰之後當兵的多數死了，女的為數加倍，年輕男人身旁沒有女伴，像是說不過去的。

有些友人膽子太小，口才又是不佳的話，只有去明洞找了，那裏的「半島酒店 Bando Hotel」前面到了晚上有幾百個女人聚集，要找到一兩個美的絕對可能，而且，那是天真的年代，有什麼事打一兩針盤尼西林即刻解決，不會因為

愛滋病而死。

戰後經濟最差時，都是女人出來賺錢，男人們都躲到那裏去了？這種現象全世界都是一樣。女人，還是最堅強的動物，在最貧窮困苦的時候，都要靠她們來養家。

我們當然比韓國男人佔優勢，至少不會對女人呼呼喝喝。在她們的眼中，我們像是男人看到蘇州女子，是有禮的，是溫柔的，到了午夜醒來，還可以看到她們以愛惜的眼光望着你。

女友是在晚上結識的，到了半夜十二點有戒嚴令，不準在街上遊蕩，喜歡出來飲酒作樂的良家婦女找不到的士回家時，就隨你回酒店過夜，當然不是每一個都肯，但對她們客氣一點，總有勝數。歡場女人不是不結交，那是後來的事，工作時的朋友，像申相玉導演，一定會招待我們去伎生館，那是位於山明水秀的高級娛樂場所，伎生並不陪客人睡覺，談談戀愛倒是可以的。

韓國女子最愛有才華的男人，當你指手劃腳地提到世界各地旅行的故事告訴了她們，都會對你另眼相看，有時候還會帶你回家，這時由她們老母做的菜，雖不是什麼山珍野味，但是傾家蕩產地把所有好吃的東西都搬出來。吃了不知道多少餐，結果都逃之夭夭，沒有當成韓國女婿。

拍電影的工作人員都是刻苦耐勞的，其中有不少女性，化妝梳頭的都是女的，多數長得漂亮，當我們爬上高山時，她們都會自動地替你把重的東西搬上去，又見你工作時不顧身份協助大家時，又愛得你要死。

寒冷的天氣中，她們的雙頰的確紅得像個蘋果，晝夜不分的工作時，一點抱怨也沒有，這時她們更加美麗，加上敬業樂業的精神，我們也愛她們愛得要死。

韓國女人和其他國家的不同，是她們敢作敢愛，愛的時候會用言語表達，不像日本女人那麼不作聲，她們常會大聲地 Yobo、Yobo 喊了出來，也不怕牆壁那麼薄，鄰房的人聽得到。翌日，若無其事，照樣工作。

俱往矣，當今的韓國女，有些已經像「我的野蠻女友」的主角，但比起其他國家的，還是值得交往，至少不會像美國的男人婆。她們過慣沒有傭人的傳統，會顧家的。

吃的東西都比從前好得多，尤其當今米芝蓮三星的幾家餐廳，是以往吃不到的。可是，還是懷念從前龜背火鍋的廉價牛肉。原汁原味的 Kimchi 味道始終不變，我對韓國的情懷，也始終不變。